

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·1

图书馆

孙毓修 著

图书馆管理法

朱元善 编纂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·1

图书馆

孙毓修 著

图书馆管理法

朱元善 编纂

图书馆

孙毓修 著

本书据《教育杂志》1909 年 11—13 期,1910 年 1、8—11 期排印(原书无标点符号,编者后加)

目 次

建置	(5)
购书	(9)
收藏	(19)
分类	(32)

典坟初启，有汗青之烦，无印刻之便，缘得书之不易，故师资之寄在人。传谓卿大夫之归老于乡者，设塾门左，邑之子弟，皆从之游。而扬子云亦谓一哄之市，必立之师。古者乡治之道甚备，而乡亭之制，独无图书之掌，非略也，盖不得已也。

汉唐而还，竹简之事，代以纸墨；传写之事，易以剞劂。流布既易，笔札益多，师儒口说，记在方策。微言大义，匪书莫载，收藏之家，夸多斗靡。中秘七略，乙夜读之而靡既；郡斋四部，穷年窥之而莫尽。综其簿录，能不望洋而兴叹也！

今日之事，又复大异，甲乙丙丁之外，益以引蒙之书（焦弱侯国史经籍志别设引蒙一门，意犹今之教科书）。日刊月行之报，禹域神洲以外之诸子百家，一人之力，焉得而尽度之？自来藏书，有读书者之藏书，有藏书者之藏书，评其旨趣，以判优劣。读书者之藏书，既已罕遇，且即如绛云（常熟钱谦益牧斋）续钞（余姚黄宗羲梨洲）传是（昆山徐乾学健庵）诸家，可谓读书者之藏书矣。而秘之于高阁，申之以不借，宛其死矣。琴落山邱，膩尘残蠹，卒归于尽。他如藏书者之藏书，固未尝不兼收并蓄，而锦幅牙签，争长于名画奇器之间，酒阑烛跋，充为耳目之玩，太冲固叹之矣（见南雷文约传是楼记中）。由是观之，古来藏书，虽有抱残守阙之功，而终不能逃归玄恭灭绝流亡幽囚之叹。今之新书日报，流行固多，灭绝流亡之祸，则更

速焉。昆山之语，诚洞见古今矣。

自人师难得，而圣人性哲之蕴，帝王贤豪昭然之迹，天地山川昆虫草木之秘衍，声光化电制作之新奇，足以与日月争光，为国家立命者，既悉存之于书，书之道大矣广矣，茂矣美矣。而一人致之则不能，一家私之则易散，于是乃有地方图书馆之法焉。

藏书之以公共之义，揭于天下者，汉唐已有之矣。盖以其时经典，得之不易，官府聚之中秘，以供人读。宋明以来，地方书院，亦有藏书。至于四库，其事乃大。遐考欧洲，亚力山大武功最盛，马策所及，悉收其秘册贞石而归，筑馆庋之，纵令学者翻阅。图书馆之名义由此而昉（希腊文星之庙曰 Athemeum，后即用为图书馆之义。今英文之 library 本于拉丁，意即图书之府也）。嗣后诸国，常于寺院之中，借作藏书之室。印板未行之日，钞本甚宝贵，每于书脑之下，凿孔穿绳，系之架上，以防散佚。虽矜慎至此，而一县之中，犹必备馆，以便借读，至于今日，规模益备。城邑无论矣，一乡一镇，亦必量其力之所能及，收藏数百册，以作聊胜于无之慰情。而英美诸国，且课图书税于地方，以促迫之而维持之焉。

图书馆之意，主于保旧而启新，固不当专收旧籍，亦不当屏弃外国文，示人以不广。自科举盛行，天下之士，非功令之文不读，古书寢以亡矣。学校既兴，后进之士，驰思校课，功不遑他及，教不及陈言。五经三史，不举其

名；八索九丘，安知其典。忧时之士，恫国学之日亡，而思所以救之，乃有存古之堂，有扶古之社。要之，学堂之力，所存者几何？学社之力，所扶者几何？且专在保旧，而必与新学如鸿沟之画界，则冒刘舍人见东墙而不见西墙之讥；主于金石书画，而不及经籍，则干孟氏忘本逐末之诫。是皆非今日之先务也。

欲保古籍之散亡，与策新学之进境，则莫如设地方图书馆，使一方之人，皆得而阅之。著作之家，博览深思，以大其文。专家之士，假馆借阅，以蓄其德。即一艺一业之人，亦得于职务余闲，藉书籍以慰其劳苦，长其见识。而高等学堂，遍设为难，有一藏书楼，则校外之生，可以入内浏览，温其故课，而启其新知。就学儿童，休业之日，亦可入馆，以书为消遣，如近日商务印书馆所出之童话，及儿童教育画，皆为此辈设也。邑中子弟，有读书之便，则移其作为无益之嗜好心而嗜书，其有益于风俗社会，非细故矣。

图书馆之当筹办也，如彼其急。但前此既无成典，东西人之讲藏书者，其分类管理诸则，又未必尽可推行于中土。有其事固当先有其法也。自来藏书之家，皆造目录，然其书仅记某书某人撰若干卷若干帙而已。又进之述其版本，钩其要义，详其得书之源流而已。护惜所有，方以独得为可矜，以公诸世为失策。绣锦为衣，栴檀作室，扃钥以固之。有问焉，则答无有。其意旨所在，适与今之图

书馆相反也。不揣固陋，爰仿密士藏书之约，庆增纪要之篇，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，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，而成此书。语其篇第，则

建置第一

购书第二

收藏第三

分类第四

编目第五

管理第六

借阅第七

是也。世有作者，其辱教之。

建 置

外国都邑之中，图书馆之大者，收藏古今本外国图书，既详且博。伦敦博物馆内之图书馆，有刻本二万万册，抄本四万余册，其书架接续之，可通百有五里。巴黎柏林罗马华盛顿藏书之规模，亦与伦敦相颉颃也。是多由于国立，馆长书记及管理人员，由所属之官长任免之。今如京师之学部图书馆，是其例矣。美之联邦，各于其都会建图书馆，使有印本三万册以上，属之于官。今如江宁之图书馆，是其例矣。外此有由地方之主张，而举税以成之者；有因富豪之捐助，而独力以创之者；有由一人为倡，而签捐以足之者。其成立不同，要皆可视为公共之藏书，人人得往借阅。馆中之书，必令诸体俱备，一切专门普通程度深浅之人，皆得所欲而去。

地方有学会，以共究专门之业，亦地方之福也。学会究其所学，必有资乎图籍，于是遂有学会之藏书。其书各有所主，究地理者，则连篇累牍，尽属于坤舆；讲史学者，则接栋重茵，不越乎乙部。此固修士之书楼，不与寻常相同也。他如官署之中，宜考书而从政；寺院之内，亦造阁以尊经；至于学校，其风弥盛；旅馆主人，亦藏书报，以慰

旅人之寂寥；孤客长途，舟车无聊，亦弄杂报游记之书，任人翻阅。译书之地，考古征今，创著新书，以风示天下者也，则亦必有文库（近惟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图书馆一区，藏古今中外图籍书画报章甚备）。报馆亦然，是皆备一部分人之观览，似公而实私者耳。

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，学部令各厅州县，设立劝学所教育会各一所，以任地方之学务。读其章程，劝学所不负有为地方设立图书馆之名义，而教育会章程第五节第八项则有之，是今之任此责者，莫如教育会。部章虽教育会一邑只许一所，而图书馆则足以辅学校之不及，为益甚大，不当以重复为嫌。教育会设图书馆于城，而镇乡父老，闻风兴起，愿于其本镇本乡，设立图书馆焉，意当为部章所默许也。

美国地方自治法制，于图书馆最为精详，故积书之盛，驾于各国。近自一千八百九十年起，有二十一联邦，相约而立一图书进行会，公举委员，使之游历于外，为地方倡，委员所至之地，得为其地方选定应购之书。地方自治团体，当奉其指挥而遵行之。委员又得支美金百元以上之公款，代任买书之责。都会之人，所以颺颺于此者，盖惟恐下邑寒乡，提倡无人，安于简陋，故特遣其使者，四出以谋之。审是，则吾国之图书馆，不必如教育会之一邑一所也，可断言矣。

美国更有所谓 Travelling Library 者，译言行役之图书

馆也。遐陬僻壤，去出版之地甚远，而购买实不易者，得告于图书进行会之委员，就已设馆之地假读之。百里千里，并可遥寄。每次以若干种若干时为限，前者既还，后者复至，周而复始，炫煌于道。乡镇之人，只稍费赁书之资，遂得读书之乐，亦可谓事之至便者矣。遐荒之区，读书之人少，而釀资设馆为难者，无不以此法为善。今已有二十一邦，与于此会。不但书籍，即图画照片，以及影戏之具，亦可以遥寄焉。吾国内地之道路未辟，交通不便者，固未足以语此，他日似可先于滨江之地，舟车易至之处一试之。

又考美国图书馆之基本，出于富豪之捐助者，几十居五六。其类有三：一金钱之捐助；二产业之捐助；三书籍之捐助。吾国任恤之典，载于周官，即今风虽未古，而救灾扶患，慷慨倾囊，其事往往而有。然以衣食馈贫，惠在一时；以诗书馈贫，惠于毕世。善于散财者，知必有味乎鄙言，而视助地方图书馆之较他事为急矣。以书籍为捐助，尤有益于公而无害于私（私家藏书之易散，说具上文）。此风已肇之于古，中郎赠书于王粲，杜邺受书于京兆，毕文简杨文庄之书，尽与之宋宣献。南阳公自以子孙稚弱，不能读遗书，乃举廿载之收藏，馈诸晁公武。近日绍兴徐仲凡树兰悉出其藏书，公之于乡，而成古越藏书楼（通州张殿撰饗序其书目，谓当值银二万圆）。读其簿录二十卷，四部之书，颇多善本，观察不以私之于子孙，而公

之于桑梓，其有美国卡匿奇（Carnegie）、泰罗尔（Taylor）、尼古刺（Nechaler）诸人之风矣。

夫地方之财力有限，而图书馆苟办理不当，则糜费甚巨。故美国之讲此者，日以节不急之费，而能多设图书馆为主。一馆之立，主持者若而人，管理者若而人，开办之费，不难竭蹶于一时，所以继续维持，而使之不敝，其事尤难。于是总馆之外，乃有别馆（Branch Library）及经理借书处（Delivery Station）二法，以为节费之道焉。

别馆者，设总馆于总汇之区为甲馆，并度其道里之远近，人民情性嗜好之相同者，而分设于乙丙等邑。乙丙之藏书，与甲之规模相等也。而筹画之策，甲馆任之，乙丙之馆，但得一管理之人，以司出纳。无需多人而事举，其利一也。购书之事，责成于甲馆，需用愈多，购入之费愈廉，其利二也。出版家遇非普通必需之书，定价必昂，小图书馆或竟无力购藏，今行此法，则总馆但得其一，即可转辗移至别馆，而秘籍奇书，遂得公之于人人，其利三也。小图书馆者，为限于地方之财力，乃不得已而小其规模，十步之内，岂无芳草？启发无缘，终成鄙儒，数邑相联，财力并省，则可化小为大，而受益者多，其利四也。

借书经理所，亦总馆之支流余裔也。所中但备书目，有借焉者，则代告于总馆或支馆，少一设馆之费，而多一借书之所，用意至善也。盖美国图书馆之书，皆任人携归家中，经理借书处虽无书籍，顾其书不难朝借而夕至，借

书人固不必居所迟候，而有废时失事之嫌也。

学校生徒，既乏购书之资，如必行数里之远，始有假书之地，则其嗜书之心，将牵于他务而不遑及矣。故图书馆之所在，必与学校为邻，总馆之外，复设支馆及经理借书所以便之。而借书章程，于学生教员特为宽大，馆中复送与目录，令其多知新书旧籍之名，以养成其读书之习惯焉。故曰图书馆者，非第文学之旁支，抑亦教育之方法也，岂不信哉。

事非数习，则为之而不精。美国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，始有图书公会，研求目录之学，与图书馆创设管理诸事。总会分会，方州并应。今其会友，已逾万人，凡地方之创办图书馆者，事有所不知，理有所可疑，皆往而询之焉。及一千八百八十四年，纽约城之亚尔办尼（Albany）大学，始附设图书馆一科，而布鲁克林（Blocklyn）、非勒特尔非尔（Pheladelphia）、奕林诺尔（Illinois）诸邦之大学亦应之。卒业之期，自一年以至三年，一岁之中，卒业而出者，约得二十人。

购 书

宋元旧刻之可宝，自明以来之收藏家，言之详矣。然

几经兵火，覆瓮代薪，所存无几。而寻行数墨，近于玩物丧志，非读书者之所急。京师都会之图书馆，愿力宏大者，罗致数种，示人以版本之所由，开化之独早（梦溪笔谈：雕板始于五代，精于宋人。盖先于欧洲数百年），则亦未尝不可。寻常之馆，殊不必雅慕虚名，而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也。

坊本之弊有二：一刊本不足，二校对不审。因是而读书者必求家刻本。向者家刻善本，藏板于家，而估客至其家印之。南北书估，互相交换，故善本不难致，而价亦不昂。近年以来，雕板之风既衰，新刊之书，岁无所闻，旧板虽存，坊贾见购者无多，则亦相约不复再印。传布之路既绝，而旧本又日以消亡，近日善本之所以难遇，即遇之亦非倍价不能致者，职是之故。办图书馆者，苟其地方之财力，不足以罗致之，则不如先购局板书为最宜。

南北行省之有官局者凡十处，在江宁者曰金陵（重刻汲古阁诸史及文选等最佳，扬州之淮南书局今亦并入），在苏州者曰江苏（以胡刻资治通鉴及黎刻古逸丛书为最佳），在杭州者曰浙江（御纂八经九通诸子朱子鉴目玉海等皆佳），在武昌者曰崇文（刻书最多价亦最廉寄售书亦多），在长沙者曰思贤，在南昌者曰江西（以十三经注疏纪事本末为佳），在广州者曰粤雅（所刻皆考证经史之小种而武英殿丛书全上古六朝文皆佳），在福州者曰福建，在济南者曰皇华，上海之制造局，多系二十年前译著之书，

他如江阴之南菁书院，长沙之王祭酒家，亦皆刻书甚多，价廉易致。合以上诸局，去其重复，采其精华，经史考证应用之书，亦既粗具。其书虽不如旧本之可宝，然亦校对精良，纸墨朴实，按单照购，远道易致，不须重值而有，不需岁月而备。苟地方无藏书故家，可相捐助，则不如先购致局板书以为基本，而徐访旧刻以足之，为易于成立也。

四部之书，虽有局本，而地方财力之尤绌者，尚以为过费，而不尽能仿行也。且购之非一处，藏之则充栋，为便易计，则更当参以石印铅印之书。此种版本，兴于欧美，光绪中叶，海上书棚，寢仿行之，不数年间，其风弥盛，大部之书，翻印几尽，其价较诸木板书，廉至倍蓰。所不足者，缩印过小，易损目力，抄写不精，令人沿讹。然影刻本尚无大谬，书之非为当日场屋携带用者，字迹明朗，亦颇悦目，如同文、蜚英、脉望、点石，所印之十三经注疏、二十四史、佩文韵府、骈字类编、士礼居丛书、图书集成，皆精。近商务印书馆新印之会典及各种古文，亦称精良，往往有兼金不可得之书，翻成洋板，其书遂充斥市廛。故为应用计，则洋板书亦未始不可读也。且如诸史类典，藉检阅于一时，非诵读乎永日，木板繁重，转不如洋板之轻便而省事，办图书馆者，不必以其陋而弃之也。

吾国旧习，凡开书局，兴书楼，其有势力者，于官局本则要其免费，于家刻本则要其赠送。不知官局虽领官款，免费者多，寢至力绌而刻本草率；私家无以饜人之求，遂

托言板坏，不复再印。昔张山来昭代丛书刻成，疲于酬应，不复再续。明胡宗纘以官钱刻艺文类聚，官府闻之，诛求无厌，大为地方之累。遂至毁板以绝其祸，是皆徒顾其私，不尊公德之为累也。

出版之家，刊一新书，冀其流行，则莫如捐赠图书馆若干册，任人纵览而知其善。能为地方公益计，凡图书馆来购，量予减价，则尤善。出版家当此故书雅记，日以消灭之际，能汇集自明以前之单行秘本，辑一丛书，校印行之，亦保旧学而致利市之一道也。

昔夷度作藏书志，购书之外，雅重鉴别，鉴别之要，分别其书之有用与无用为先，而板本次之。夷度之言曰，藏书之要，首在识鉴，其说至矣。

夷度谓购书当审轻重，吾推论之，以为四部之书，大别之为经史子集，经以载道，史以纪事，子以伸辨，集以纪文，经说子略，皆不能随时代以增多。而小说独盛，史愈积而愈多，集前亡而后益，聚散之数，足以相当，类书亦然。论经则专家之派轻，心得之学重（汉唐经生确守师说，学有专家。宋儒说经惟求合理，重在心得，心得敝而流于空言，专家敝而趋于破碎。乾嘉以来诸儒之说经破碎极矣。今日世变已亟，似不必再澄虑为此不如心得之派，犹足与西儒哲学相证，记其粹言，殊于日用起居身心性命有补也）。而小学一类之书亦重（汉世令史当风籀文九千，后世人事日繁，孳乳益多，而识字反少，翻译名义皆